

看历史

《看历史》系列丛书

最有料的历史事件

厚历史

《看历史》编辑部 主编

历史不是凭空联想，要从阅读中找到理解的桥梁。

这里有：疯狂与野心、尊严与正义、仕途与私情、荣耀与孤独、悲剧与伟大、战争与残酷、利益与炮灰、蹊跷与质疑、真相与和解、结盟与分裂、屠杀与遗忘、血脉与家园、文学与革命、耻辱与审判、贸易与尴尬、发展与诱惑、遗迹与奇迹、探索与解密。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厚历史 / 《看历史》编辑部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108-2193-6

I. ①厚… II. ①看… III. 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8883号

厚历史

作 者 《看历史》编辑部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开 本 700毫米×970毫米 16开

印 张 13.2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193-6

定 价 25.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华文天下·星河文学·《看历史》丛书

哲学家、思想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

读史不仅仅是明智，也是建设人生，投入人生，投入现实。

《厚历史——最有料的历史事件》

（从战争到文明，用微观的角度衡量宏观的历史）

高端历史品位，构建大历史格局，激发个人的精英意识与担当意识，
超越历史，关照现实

【基本信息】

分类：社科·历史随笔	书名：《厚历史》
作者：《看历史》编辑部 主编	开本：16K/ 页数：219/字数：130 千
出版时间：2013 年 7 月	定价：25.00 元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ISBN 978-7-5108-2193-6
CIP分类：III. 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IV. ①K209	
项目中心：星河文学	责任编辑：朱静
存货大类：作品集	存货小类：历史随笔

【关键词】

历史 《看历史》杂志 厚历史 人类战争 文明进程

【内容简介】

《厚历史》书中收录了《看历史》杂志中刊登过的，多部讲述历史事件、分析历史人物、解答历史问题的文章。其深刻厚重的历史背景都给本书的内容增添了浓重的文化色彩。

【作者介绍】

《看历史》于2007年9月创刊，是成都传媒集团旗下期刊公司成都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打造的一本面向全国发行的杂志。《看历史》办刊宗旨：“古今见识·天下情怀”，为追寻明智之自我的思想者提供高品位的休闲历史阅读；肩负普及大众历史的责任，为读者配一副看清历史的眼镜，使读者知史明理，看清自我与当下；保持高端历史品位，构建大历史格局，激发个人的精英意识与担当意识，超越历史，关照现实。

【图书卖点】

1. 《看历史》杂志是一本为追寻明智之自我的思想者提供高品位的休闲历史阅读，所收集文章文化气息浓重，适合广大历史爱好者。
2. 与其他历史类读物相比，本书中文章篇幅适中，不会给人枯燥之感。
3. 对读者的历史基础要求较低，语言通俗易懂，适合多个年龄段读者。

【编辑推荐】

历史上，谁最疯狂最有野心？谁为了仕途放弃私情？谁最悲剧也最伟大？谁为得利益却终成炮灰？历史与真相让人怎么和解？哪部文学作品刺激了一场大革命？什么样的建筑即使是遗迹也仍是奇迹？

【建议上架】

社科·历史随笔



经销商：天津华文天下图书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西区丹棱街18号创富大厦3层 电话：010-82605959

看历史与写历史

《看历史》主编 赵婕

1

对历史最早的印象，是童年时代听一位老地主杨金绅（乡人给予绰号“金子打造的绅士”，让我轻易记住了他的名字再也不会忘）讲杨家将以及隋唐故事。他讲得忘乎所以，就像微微醉酒的状态。

据说那位老地主在土改前是很富有的，传说他吃鸡不吃皮。在食物匮乏的时代，这是一个小神话。后来，人民与他平等了，他也与人民平等了。但依然保留了一种不平等，就是他有满肚子诗书，他也是村里唯一的饱学之士。而那些他曾经的雇农，由于穷苦，从来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在农闲的寒冬，围着火塘，仰望着他在那里讲古。我们这些新社会的孩子，由于年龄还小，即使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但由于时间还太短，在学识上自然不能望其项背，也围在他身边，仰望着他讲古。

中国民间传递历史的方式，是一种厨房形式。天生懂得美食的中国人，也懂得如何烹调知识，古今中外的历史又是最好最丰富的食材，可以让知识厨师们大显身手。有些历史，就变得像川菜，麻辣鲜香，因为厨师在调料方面极其慷慨。一些腐烂了的历史，就像饭店对待死鱼的方法，绝不清蒸，而是红烧。会吃的食客都知道，到饭店要吃到放心的鱼，就点清蒸的，这就像人们对历史“真相”的诉求一样。

但是，如果自家厨房一条活鱼死了，做清蒸不那么理想了，自己并没有拿死鱼欺骗自己的初衷，但又舍不得扔掉这条鱼，怎么办？人有利器易起杀心，我们有太多的烹调手法：红烧鱼、麻辣鱼、豆豉鱼、糖醋鱼、松鼠鱼等等，全凭掌厨者的喜好、手边调料是否将就，以及家人口味的偏好了，总之，鱼，最后端上了桌子。

所以，在追求“真相”之外，还有一种历史观：从虚假的历史中，我们也是受益匪浅的。因为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一些历史上的理想景象，至少反映了人类的追寻。鲁迅曾揭发中国历史的“瞒”和“骗”，但他也诉说过关于是否打破铁屋子的矛盾心情，以及为孩子肩住黑暗的闸

门之决心。

一代代史学家，把追求真相奉为主臬。但，在历史面前，也有人体会到“至清则无鱼”的意味。如果“至察则无史”，那么“文明就是虚伪和适度的虚伪”，也是一种引人深思的说法。

关于历史，传播颇广的一句名言是培根的“读史使人明智”，或者中国人说的“以史为鉴”。人，自然是在“得失”中明智起来的，历史，充满的就是“得与失”。读史之人，在得中求得，也在失中求得，但，有得必有失，读史除了“明智”之外，必然会失去的是什麼，或者说“得不到”的是什麼呢？

为学问记，严耕望先生认为，研究历史最好就从历史入手，他不赞成从哲学入手，认为那样会让历史研究者有主观危险。他也不赞成从文学入手，认为那样会让研究者有保守的危险，并且他认为历史文献，在文学修养方面是自足的。

然而，如果看历史不是或者不只是为学问呢？

因此，培根那句话：“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透，数学使人精细，物理使人深沉，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我们应该读完，甚至继续为他补充完整。

2

中国大学的文科院系，分文史哲。深通文理，学贯中西，文史哲贯通，是我们对于一些硕儒的赞美。历史，历来高高在上。或有言，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司马迁比曹雪芹，更让人觉得作为中国人那文化血脉的高贵。

岂止中国人，外国人也如此。一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者修昔底德这个名字本来的意思是什麼不重要，单是书名就给人一个高耸入云的纪念碑的感觉。矮小患病的吉本要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激情，立即让他闪闪发光。彼得·伯克描述年鉴学派的第二代掌门人布罗代尔俨然帝王：“假如说他的帝国不如菲利普二世的帝国那么辽阔，但它拥有一个远为果断的统治者。”创造历史的是英雄，写历史的便是距离英雄最近的人。

当人类历史的河流流经21世纪，草根时代到来了，大教堂演变为大集市。

“就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而言，由精英左右历史写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将不断增加公众个体进行历史表达的空间维度，一场‘小写历史’的盛宴正在来临。公众积极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正在成为一个现实，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

上面这段话，来自浙江大学历史系陈新教授《自媒体时代的公众史学》一文，这是新兴的公众史学学科建设研究探讨的一篇论文。陈新教授继续阐述他的观点：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曾说过：‘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意在说明每个人都离不开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在用历史塑造自己。这个命题也可以鼓励公众通过了解历史学来认识自我。因为每个人，就算是一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会有对于历史的要求，存在对历史表达的欲望。当一个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各式各样的证明时，他很难不利用历史阐释来完成。过去，我们没有更好的方式让小人物的历史被关注，被呈现到更大一些的公共场合，因而小人物的历史

往往在宏大叙事中被代言、压制、掩盖，最终销声匿迹。事实上，个人对于历史的需求，尤其是对于阐释历史的需求，有着错综复杂的动机，它可以用来满足马斯洛需求理论中涉及情感和归属、尊重、自我实现这三个层次的需求。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个人自主的历史阐释恰恰是个人日常生活和终极生命意义追寻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自媒体时代提供的传播途径和个人史写作的契机，正好可以充分满足这种表达的需求，从而令小人物获得意义表达的空间，从心理上获取更多的人与人平等的感受。”

《看历史》杂志创办近六年，从“我看见过去，我知道未来”，到“人人看历史，人人写历史”，读者会发现，读史不仅仅是明智，也是建设人生，投入人生，投入现实，是从“隔岸观火”到“赴汤蹈火”，不只是在河边走让鞋子湿，而是索性投入历史洪流中。“历史知识的功能在启示受教者，告诉他们，社会化过程中获取自由的机会何在。历史知识的功能具有非凡的解放性特质。人们个别的自我意识，经历史知识注入以后，可以扩大而产生‘我是全人类的一部分’的意识。也就是说，人们会产生一种看法，觉得在扬弃社会束缚，走向自由生活的奋斗中，自己主管的自我，是整个历史活动中的一部分。”

《看历史》杂志编辑部推出的2013年《看历史》书系第一辑《厚历史》《酷历史》《微历史》《热历史》，希望你喜欢，通过看历史，“以记忆为媒介，不断从根本上追求自我的确立”，但愿它们也成为你从“看历史”到“写历史”的过渡桥墩。

2013年6月18日

目 录

卢旺达屠杀，所有人的耻辱 长 平

君士坦丁堡城墙的倒塌 梁 欣

1952：卷入细菌战风波的李约瑟 梁 欣

悠游“上帝折鞭”古战场 鄢烈山

“第二次大不列颠战役”保卫哈巴尼亚 杨舜若

被遗忘的大屠杀 董 杰

巴里坤：月氏与匈奴的远古王庭 张 波

阿列克谢二世：俄罗斯人的伤逝 姚 望

悲伤之旅：西班牙运奴船的口述 董 渝

家国何处：寻找甲午大清战俘 陈 悦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方 军

法兰西之耻 毛春初

危险的“胜利”号——冯玉祥之死 彭 华

张治中三访张学良 张素我

云顶山：草原刮来的战争硝烟 萧 易

被清洗的“哈尔滨人”——奥尼库尔家族往事 黄 欢

华沙起义真相：谁的波兰？ 彭 华

德累斯顿的毁灭 彭 华

凌霄城：赢得了战争，输给了历史 萧 易

寻访最后的汉家陵阙 萧 易

康定：1939年的更新 焦虎三

诺奖镜像中的苏联史 苏 琦

阿图岛：日军第一次“玉碎” 石维军 吴 军

苏联空军空袭台北 彭 华

为英国尽忠的德国军人 毛春初

俄罗斯的新耶路撒冷 姚 望 赵 雪

1911：致命的蜀通轮 谢天开

—

卢旺达屠杀，所有人的耻辱

—

文 / 长 平

1994年10月3日，联合国确认卢旺达发生大屠杀。这一天，联合国安理会公布了一个调查报告，确认卢旺达的胡图部落对处于少数地位的图西部落进行了大屠杀，至少有50万人遇害。

屠杀是人类的耻辱，同样耻辱的是，在这场屠杀中，联合国无所作为。这份报告的发表，也是联合国永远不能获得原谅的“罪己诏”的开始。

1994年4月7日，中非国家卢旺达，开始了长达100天的地狱景象：血流成河，哀声震天，尸横遍野，共有80万图西族人和胡图族温和派人士死于胡图族民兵的弯刀、锄头、大棒和步枪下。大屠杀留下的创伤与仇恨迄今，甚至永远将是这个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

卢旺达大屠杀的速度，五倍于当年纳粹用毒气残杀犹太人。尤其与当年不同的是，那100天时间里，世界上其他地方是如此平静。在事发之前，联合国就接到求救信号，但是没有人理睬；屠杀过程中，驻扎当地的少量维和部队要求各国增援，但是没人理睬；甚至，受害者跑到部队的营地要求保护，军队也拂袖而去——当时在卢旺达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总指挥、加拿大的达赖尔将军说，没有人对拯救卢旺达有兴趣，他的大部分军队接到命令离开。

亲眼目睹屠杀发生却无力相助的达赖尔将军事后长期噩梦缠身，几近自杀，他为人类的冷漠而感到愤怒，他说：“我们没有任何借口不去阻止事情发生，那是所有人的一段耻辱的历史。”

十年后，联合国在卢旺达大屠杀纪念会上，要求全世界人民在当日中午为死难者静默一分钟，并将4月7日定为卢旺达大屠杀的国际反思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国际社会本可以而且应该为制止那次种族清洗做出更多努力。当时安南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负责人，他向卢旺达人民道歉，称这个痛苦的记忆对他后来的很多行动都有影响。

当年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也曾于1998年去卢旺达向死难者家庭道歉，他说：“我们每天坐在办公室，没有意识到这次无法想象的悲剧的深度与速度。”

达赖尔将军痛斥说：“今天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仅仅靠说声对不起就从自己的手上洗去卢旺达人的鲜血。”他指出，法国、英国和美国都没有为制止屠杀做出足够的努力。

最新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政府官员在公众场合提到这个事件时，甚至长期避免使用“大屠杀”字眼，怕激起民众的义愤，责怪政府不曾出兵干预。

世界为何变得如此懦弱和冷漠？当年英国驻联合国大使罕纳在接受CNN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不了解索马里的悲剧，就不能理解卢旺达大屠杀。为什么国际社会没有作为？因为联合国部队在索马里的创伤太深。”

1992年，美国率联合国多国部队进驻索马里，介入当地冲突。1993年9月，两架美国“黑鹰”直升机被索马里武装分子击落，18名美军士兵丧生，其中一具士兵尸体被拖街游行，引发美国民众对政府的强烈抨击，克林顿被迫下令于1994年3月撤军。不到一个月，卢旺达悲剧发生。

达赖尔将军证实说：“事情发生时，美国说不仅自己不想卷入其中，也不支持其他国家卷入。”

被索马里歹徒吓破了胆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数十万卢旺达人的哀号声中转身离去。

十多年过去了，卢旺达大屠杀纪念馆里令人惊骇的累累白骨并没有阻止世界上仍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种种非人道行为，国际社会显然应该存在一支强有力的干预力量。

陷入泥沼的伊拉克战争表明，这支力量显然不应该仅由美国等少数强势国家来充任。但是卢旺达大屠杀悲剧留给我们的问题同样包括：如果强势的美国撒手不管，联合国的橡皮肩膀是否能够担此重任？如果它能，伊拉克战争也就不会发生了。

伊朗战争的阴魂又在联合国的门口盘旋。在确认卢旺达大屠杀的耻辱纪念日子里，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和其他真正关心国际正义的人们，应该思考如何建立一支有效的国际干预力量，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战或者反美的态度就能了之。

君士坦丁堡城墙的倒塌

文 / 梁 欣

1452年，当匈牙利人奥巴（Orban）来到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有谁会想到他将改变战争的历史呢？加农炮为土耳其人轰倒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摧毁了中世纪依靠高墙厚壁的防御模式，也为军事史翻开了令人恐怖的新篇章。

匈牙利人和他的技术

1452年初，一个名叫奥巴的匈牙利火炮设计师来到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想要在此地寻找财富。他向当时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十一世进献了那个年代最值得骄傲的技术：制造青铜加农炮。

虽然在这以前很久，火炮就用于战场之中，但只有这一次，奥巴进献的大炮制造技术改变了将来整个战争的走势。

11世纪在中国出现了抛石机，并迅速在欧洲得到推广应用。它取代了希腊和古罗马陈旧的依靠张力和扭力的攻城机械。在黑火药问世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欧洲一直沿用这种抛石机。新型火炮在黑火药问世后才开始显露头角，加农炮比投石机效能更佳，使用更方便。

铸铁射石炮曾在1340年用于轰击意大利的特尔尼城。从1470年起，攻城炮已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摧毁中世纪的城墙。

此时拜占庭帝国已同土耳其人进行了长达150年的战争，国土不断被奥斯曼帝国侵吞。到1449年康斯坦丁即位时，整个拜占庭帝国只剩下了君士坦丁堡一座城市。而此时他的对手，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穆罕穆德二世，年轻且富于野心，正在积极准备进攻君士坦丁堡。

康斯坦丁对奥巴的设计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为奥巴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援助。但青铜大

炮的造价实在太昂贵了，康斯坦丁已没有太多的资金来建造大炮。随着康斯坦丁的日益穷困，似乎连奥巴的日常薪资也不能支付。

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奥巴决定到别处试试自己的运气。他将目光投向了康斯坦丁的敌人——穆罕穆德二世。

穆罕穆德二世正为攻打君士坦丁堡而焦头烂额。这座城市是拜占庭帝国的最后防线，攻下了它就能成就自己的一世威名，这里还将成为土耳其帝国最合适的首都。

君士坦丁堡异常坚固。这个城市的三角形构造使得它易守难攻，从公元7世纪起就不断依托坚固的城防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它两面环海，另外一面又筑有4英里长的高墙，墙上还有中世纪时期最为雄伟的堡垒。在过去1000年中，君士坦丁堡曾经被围困过23次，但敌人一次也没有突破过它的高墙。

然而奥巴告诉穆罕穆德二世：“我能铸造青铜大炮，并且拥有你想要的口径。我曾经仔细检查过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我能用我的大炮轰碎它，哪怕横在我面前的是巴比伦我也能击碎。”

1452年秋天，奥巴在穆罕穆德二世强大的后勤支援下开始了铸造青铜大炮。工人们先是挖出一个大坑，在上面用砖垒砌成熔炉，再用风箱鼓风加温，然后将液态青铜注入其中的模具中。最后经过翻砂，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令人恐怖，非常特别的怪物”——足足有27英尺长，炮管管壁有8英寸厚，大炮的口径更是达到30英寸，能够发射将近半吨重的石弹。

1453年1月，穆罕穆德二世命令在他的皇宫外试射这种巨型武器。工人们先是将大炮拖到宫门边，再费力地往里填装火药，放上一颗石弹。最后调整角度点燃引信，随着一声巨响和冲天的烟雾，石弹被发射到了一英里开外，并在地上砸出一个6英尺深的大坑。

穆罕穆德二世见识了这种超级大炮的威力后，决定立即将其投入战争中。他动用了200名士兵和60头牛来负责大炮的运输，大炮被装入数辆捆在一起的马车当中，然后再由牛队来拖动，一天只能走一到两英里。另外，还有一支工程队在前面测量道路，在峡谷和河流上架设木桥，为大炮开道。

大炮的设计者奥巴，则在继续制造各种不同口径的大炮。其后制造的大炮都不如第一门这么巨大。即使这样，长度也都超过了14英尺。

6个星期后，捆在牛车上的大炮摇摇晃晃地抵达了君士坦丁堡城下。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1453年4月，穆罕穆德的军队也随之抵达，约有8000人。穆罕穆德二世首先派遣一队工兵砍掉了城外的果园，好为大炮射击提供良好的视野；再命令另外的工兵顺着城墙挖出了一条长度与之相当，但是距离城墙有250码的壕沟，并垒起土墙，用来保护大炮。

穆罕穆德二世将10余门普通大炮沿着城墙摆开，将炮口指向那些易于攻击的地方。奥巴制造

的超级巨炮，被安放在穆罕穆德二世的营帐之前。一些小型炮分布在巨炮周围，组成一个炮阵。周围是可以发射200磅石弹的小炮，中间则是发射1500磅大石的巨炮。土耳其的炮手们将这种炮阵称为“巨熊与幼兽”。

舰队穿越黑海为这些大炮运来大量的石弹。大炮还需要大量的硝石，庞大的工程人员队伍负责巨型大炮的填装、发射和炮位上的维修。

1453年4月12日，大炮的引信被点燃，世界上首次火炮大战拉开了帷幕。

炮弹飞射到城墙上，其巨大破坏力就顿时显现出来，“它完全摧毁了部分城墙”，一个目击者说，“有时是城墙的一部分，有时轰击到市区，有时又是雕楼或者栅栏，反正在这种大炮的轰击下城墙上没有哪一处足够坚固。”

这个帮助君士坦丁堡抵御外敌千年的城墙就这样一点点地被拆掉。

从超级大炮中发射出来的巨弹，还飞越差不多一英里远，轰击到城市的中心，炮弹的碎片射向民房和教堂，割草般摧毁着生命。根据目击者的回忆，方圆2英里的土地似乎都在震动，就连港湾中停泊的大型木船也能感到爆炸后的摇晃。

炮击带给守军心理上的震撼，远远大于他们实际所受到的伤害。大炮齐射所带起的噪音与震动，浓密的烟雾，不知何处飞来的炮弹碎片的打击，无一不让守军惊慌失措。对城市中的居民来说，似乎更是如此，人们从自己的居所中跑出来，整个城市一片混乱。

守军则尝试用各种方式来减轻炮弹带来的震动，在墙外侧浇注石灰，在墙体的裂缝中填补进大捆的羊毛、皮革，乃至珍贵的织锦。但这些措施的效果却微乎其微。守军同样也尝试用他们仅有的几门大炮来打翻城外的巨炮，但他们的硝石短缺，发射不了几下便没了弹药，城外土耳其军队的栅栏又有效地防御了城中射出的炮弹。更糟糕的是，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和墙上的高塔并不适合做炮台，城墙与高塔没有足够的宽度来缓冲大炮发射所引发的后座力。守军的大炮“给城墙带来更多的震动，造成的破坏比敌人带来的更大”。

守军最大的大炮很快炸膛了。这更让他们震怒，守军将炮手处死，但他们不明白，坚固的城墙已不再适应这种新的战争模式。

穆罕穆德二世的策略正是消耗守军的防御工事，磨损敌人的士气。他想通过炮兵打开君士坦丁堡城墙的缺口，然后步兵突入城内发起总攻。

“炮击不分昼夜地进行着，冲击与爆炸让我们一刻都无法放松，炮弹随时都有可能落在头上，”一个守军如是说，“穆罕穆德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轻易地夺取这座城市，他想要用重炮的轰击来炸死我们，让我们精疲力竭，让我们在这种猛烈的攻击下没有喘息的时间。”

4月18日，穆罕穆德二世觉得他的炮队已经在墙上轰出了足够大的口子，可以让士兵上去发动总攻了。但士兵的攻势并没有奏效，反而折损了不少士兵。于是他让炮队继续轰击。这是加农炮第一次在战场上作持续烈度和轰击。

对守军而言，这种不断的循环轰击，不断的进攻与维修，让他们疲惫无比，正如一个守军所记录的那样：“陆地与海上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除了那些对于城墙的持续炮击……在5月13号，

一小队土耳其士兵登上城墙与我们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但一整天也并没有什么重大事件，除了那些对城墙持续不断的炮击。”

持续了一个多月的炮击慢慢摧毁了守军的精力与士气。到5月28号，大炮已经连续鸣叫了47天，用去了55000磅黑火药，发射出大约5000发炮弹，一共在城墙上轰开了9个大洞，粉碎了所有前线防御。

时机已经来临，1453年5月29日，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发起总攻。凌晨1点30分，土耳其的士兵在4英里长的战线上对敌人发起冲击。背后大炮依然在怒吼，无数的炮弹射向城墙。

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后，在加农炮激起的烟尘中，土耳其人冲入了君士坦丁堡。城市被烧毁，屠杀进行了好几个小时。拜占庭的首都被摧毁了。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过时的中世纪高墙厚壁防御技术的末路，宣告了一种新战争模式的到来。

1952：卷入细菌战风波的李约瑟

文 / 梁 欣

当这批科学家步入中年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科学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苏联所受到的荒诞待遇。当他们步入晚年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面对科学所遭遇的复杂境遇——核武器、高科技战争、军工企业以及生态运动。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曾为维护科学的启蒙和进步而努力，但每个人却都不得不吞下许多痛苦、失望与耻辱。

——英国学者罗伯特·杨在为上世纪30年代的英国科学家和社会主义者所作传记序中所言。

1952年新年刚过，一份有关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的报告便被呈送到毛泽东面前。

这时，冷战的阴云遍布全球。新兴的中国，正在朝鲜半岛与联合国军对峙，同时面临着西方世界的外交经济封锁。此时发生的细菌战问题，无疑为正在寻找外交出路的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契机——如果这一问题处理得当，将不仅可以证明美帝的本质，还能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形象。

于是，炮火之外的另一场战役打响了。

李约瑟的心结

1952年5月，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李约瑟接到一封从布拉格寄来的信，信末的署名是钱三强，钱三强在信中转达了中国科学院对他的邀请，希望他参加一个前往中国与朝鲜，搜集和报告有关细菌武器问题的国际调查团。

此时，有关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的事件已在国际上引起关注。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成员，和早在二战期间的东亚战场上就接触过细菌战的专家，李约瑟自然也对这一问题十分关注。

对于中国政府向他发出邀请函，李约瑟并不感到吃惊，毕竟他在1943至1946年间就曾前往中国，协助中国科学界重建学术研究工作，担任了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这一时期他还在重庆结识了周恩来、郭沫若等中共领导人和左翼知识分子，并与许多中央研究院和西南联大的中国科学家成为莫逆之交。从与中国的关系上而言，他的确是这一时期最适合前往中国的人选，但李约瑟对此次中国之行却非常慎重。

1952年，正是李约瑟一生事业的转折点，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之行，使他深深迷上了中国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到英国后，他对自己后半生的学术事业进行了重新规划，决定从生物学家转为从事科学史研究。朝鲜战争爆发前，李约瑟已经开始收集资料，组织人力筹备编写，但这一计划却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被打断。在此时，不仅李约瑟，就连整个西方学术界，也无人能顺利进入中国从事科学研究和搜集资料，更遑论得到中国科学界的支持了。

与新中国学术界，尤其中国科学院重新建立联系，以便实现他后半生的研究计划，成为李约瑟这一时期的当务之急。但他又不愿在并非自己专长的细菌学和昆虫学领域内，扮演专家和证人的角色。他不愿意加入国际科学调查团，却又十分渴望前往中国。

察觉到李约瑟的心结，中国政府立刻调整了动员策略。6月1日，郭沫若直接从北京致函李约瑟，他在信中说：“我们希望您在暑假中能来中国做一次学术旅行，以交流科学研究的经验。我们负担一切旅费开支。”

短短几十个字，意味深长，没有提及细菌战，却能让李约瑟心领神会。于是在6月中旬，一个折中方案在李约瑟与钱三强之间达成。李约瑟以与中国科学院进行学术交流的名义进入中国，在华期间如果“恰逢国际考察团也在彼处”，他将以联络员的身份协助细菌战国际调查。

6月16日，李约瑟到达前往中国的第一站布拉格。

《黑皮书》

6月22日，李约瑟在钱三强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受中国政府邀请的另外五名国际科学家陆续抵达。

邀请李约瑟来中国，是中国政府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其实在李约瑟来到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在国际上做过动员，早在细菌战问题发生时，一些恰好在华访问的西方友好人士，就在中英文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支持中国、谴责美方的文章。

5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在北京接见了英国坎特伯雷副主教约翰逊，专门安排他参观了正在北京举行的细菌战展览。约翰逊在离开中国时表示“回国一定把美国细菌战情形加以宣传”。

回国后的约翰逊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呼吁》的小册子，详细描述了他在中国参观细菌战展览，在中国东北沈阳、抚顺等地实地调查等带给他的深刻印象。他在书中写道：“我向上帝呼吁，

我向坎伯雷大主教呼吁……我向全体英国人民的善良、正直和勇敢呼吁，请他们坚决不参与这种集体屠杀的罪行，决不参与这种细菌战的罪行。”

但这些来华访问的友好人士中，没有一个是专职科学家。他们虽然愿意为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寻求正义，可毕竟他们的证词缺乏科学的说服力。与约翰逊同来中国的牛津大学讲师戴伊就说道：“约翰逊教长可以用神来作证，我们却需要更多的证据。”

基于这种情况，中国政府最终决定动员有声望的西方科学家来华调查取证，并在国际上为中国辩护。而中国动员的第一重点还不是李约瑟，而是法国著名科学家，时任世界和平组织领导人的约里奥·居里。

此时的约里奥·居里，正在为联合全世界科学工作者共同禁止核武器而奔走，接到中国发出的呼吁后，他立即以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的名义，发表了美国使用细菌武器是“继用原子弹在几十秒内毁灭广岛和长崎几十万人民，那种同样穷凶极恶的罪行之后的又一罪行”的声明。4月2日，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通过题为“反对细菌战”的告全世界男女书，决定组织一个调查细菌战事实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前往中国和朝鲜。

这为中国争取国际舆论支持打开了一扇门，但就在组团即将开始之际，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因以共产党员身份任法国原子能总署高级官员，约里奥便受到西方舆论的质疑，以美国为首的新闻媒体不断发表文章，攻击其政治立场。这一刻对他的攻击更达到了顶峰，美驻联合国代表沃伦·奥斯丁（Warren E·Austin）就公开在媒体上指责他是“赤色分子”、“滥用科学”。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得约里奥在法国科学界处境相当尴尬，很难再继续承担细菌战国际调查团的组团工作。

由于约里奥的退出，中国才决定把动员西方科学家的重心由法国转移到英国，李约瑟就成为这一刻最适合的人选。

很快，李约瑟便与中国邀请的细菌战国际调查团科学家第一次见面，但他发现这批人的专业素质比他预想得要低，因此开始担心调查的质量和合法性。察觉到李约瑟的担忧，钱三强与中国科学院加大了对他的动员力度。

6月下旬，李约瑟在给妻子李大斐的一封信中说，钱三强告诉他中国科学院将邀请他“到各地讲学并参观科学技术方面的东西……包括研究所和大学”。李约瑟对此无比激动，对李大斐说：“你必须承认所有这一切都超乎寻常的令人鼓舞，或许我们应该记住像这样的机会恐怕在今后的七八年内都不会再发生了。”李约瑟所指的机会，就是钱三强对他的承诺，允许他到北京后考察中国的科技史并搜集资料。正是在这一强烈愿望的驱使下，李约瑟决定不再保持低调，而是以团员身份正式参加国际调查团。

在接下来的数月里，李约瑟与调查团一起在中朝两地奔波，访问细菌战现场，复查实物标本，与中国科学家座谈，访谈被俘的美军飞行员。

8月底，由李约瑟主笔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在北京